

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对社会、大学、神学和教会的重要性。

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协会的立场声明¹

1) 本文献的缘由：社会伦理学专家需要采取行动

本文面向科学界、教会和政治界中的领导人物，因为他们对天主教神学将来的发展有影响。本文也针对我们在神学界中的同伴。德语地区的社会伦理学家们认为必须说明，为什么社会伦理学在天主教神学研究和教学的种种学科中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社会伦理学帮助教会使社会成为更正义的和更有希望的。因为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必须重新阐明和发展教会的贡献，所以也不能缺少有科学根据的反省、语言表达能力和辨别能力。

我们发表这份文献的具体理由如下：一方面基督信仰社会伦理学的任务范围和复杂性大大增加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部分神学系排挤或缺乏真正社会伦理学教授，这样也缺少社会伦理学的研究资源。因为学生人数降低，所以一些大学或培养老师的高等学府减少教授座位，而曾多次排除了基督信仰伦理学教授。这种作法从学术和神学的角度看都是没有远见的。

2) 历史性的变化也带来更大的责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加速变化的时代，当今发生很多社会上的、环境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变化。有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效应关系，而这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和反省现代性的基本伦理和政治选择，即重新反省进步、民主和开放的社会；我们需要为 21 世纪这些改变的条件发展现代性的基本选择。我们意识到自然环境的局限性，意识到不同文化的人需要在很小的地方和平共存，需要更有效的反腐措施和公平的发展合作，等等，这一切成为我们共同文明生存的前提条件。

目前的人类状况意味着不同大洲、国家和民族融汇并走向合一，而这种情况在各方面涉及重大的正义议题。比如，我们必须阐明，在目前的全球性转变中，正义和持久性的概念是什么意思，正义和持久性如何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挥自己的规范性影响力，而这些新的条件包括个人自由、多样性、人口转化、电子数码的影响、经济体制和金融世界的高度复杂性以及人们对国际政治机构的认同很脆弱。今天尤其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防备地球大气层加热——与此有直接关系的是移民问题、确保和平的问题和人权被侵犯的现实。

在 2018 年发表的宗座宪令《真理的喜悦》(*Veritatis Gaudium*) 是关于教会大学和学院的文献，其前言直接谈论这些问题并指出科学界，尤其是天主教神学界需要采取行动。教宗方济各认为神学界能够提高全球发展的持久性和正义。然而，在具体的教会法令至今缺少实现和执行。因此，在神学教育方面需要加强基督宗教伦理学，应该把这个学科列入神学必修课的行列，应该在世界各地不同环境中加强其发展。

¹ 基督信仰社会伦理协会是德语地区（德国、奥地利、瑞士）各地大学社会伦理学老师的协会。

3) 基督宗教伦理学这个交叉学科之桥梁作用的重要性

人们以多种方式为受苦及贫穷群体服务，这反应出人们意识到基督信仰的社会维度。自从工业化时期以来，伴随着这种服务是一种独立的神学反省和社会伦理学反省，而教会训导的文献也支持它。这种反省的必要是因为人们体验到了一点：基督宗教从一开始表现出对社会的慈善关怀，但在现代的大众社会和匿名社会中，这种关怀无法回应迫切的社会问题。人们意识到，确保一切人受到公平的待遇首先需要依靠社会结构，而不仅仅依靠个人的慈善服务。因此，在神学界的种种学科中需要一种新的科学性的反省，这样才可以理解和分析社会伦理学的复杂关系。

如今社会问题扩展为整个世界。这就意味着神学也必须更明确成为全球性的神学。基督宗教伦理学这种神学学科提出新的问题，联接不同的学科并结合神学内容和具体的专业知识，并使两者互相发明。从方法来讲，传统的自然法理论和人类学理论还需要其他的来自神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实践理论、行动理论、沟通理论、契约理论、新亚里斯多德主义和系统理论的观点。这一切观点使我们更有辨别性地理解正义这个概念。因为今天的社会进入了一种新水平的多元化和复杂的国际联接，社会伦理学这个神学学科应该更努力推动跨文化、跨国家以及跨宗教的学习过程，这样能与他人进行对话，能表达一些普遍被接受的、符合时代的、可行的正义规范，这样帮助创造一些自由的和关怀社会的世界秩序和社会秩序。

4) 社会伦理学为将来社会的益处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想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就需要一些寻找互相理解的对话场所，而参与对话者尽可能来自一切有关的人群，他们从不同角度参与对话。在过去，基督宗教伦理学以及它的学术、社会和教会讨论会曾经是这样的对话场所，并帮助塑造德国共和国的伦理基础和基本政治方向。在这方面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是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对创造各种社会保险和自由经济体制的结合的贡献。在目前的移民讨论中，基督宗教的伦理学也针对种种分析和价值判断有重要贡献，并成为最穷最可怜的人的声音。出此之外，基督宗教伦理学也推动整个欧洲的融合过程（den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sprozess），而这个过程是未来民主的关键实践领域。另外，基督宗教伦理学也考虑到，在一种数码化的生活环境中，人们能以什么方式为众人的好处而承担责任。在教会以外有很多机构寻求社会伦理学的帮助和伦理指导，这些机构包括一些家政治组织、党派、协会、集团、经济企业和教育机构；这样的现象也明确表示，在世俗的社会中也有很多人寻求神学思想以及神学对社会共契的贡献。

5) 社会伦理学对教会当代性的重要性

在教会内，基督宗教伦理学也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几十年以来，教宗们发表了很多针对社会伦理问题的通谕（方济各：*Laudato si'*《愿你受赞颂》，本笃十六：*Caritas in veritate*《真理中的博爱》，*Deus caritas est*《天主是博爱》，若望·保禄二世：*Centesimus annus*《百年》，*Sollicitudo rei socialis*《社会问题》，*Laborem exercens*《人的工作》）。《愿你受赞颂》通谕在全球引发了很大的共鸣，因此由此而来自关于人的经济和持久性的讨论也需要在学术层面上继续进行。如果不这样作，人们心中唤起了对神学的期待，但在天主教的神学家中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恰恰因为教会有时候很缓慢认识到时代的迹象并很不自愿地支持了相应的转化过程，所以人们意识到了，一种在教会和社会之间当“桥梁学科”的跨学科的学科是不可缺少的，它也应该跨越各种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环保学科，这样促进教会内所需要的学习

过程。尤其是因为基督宗教伦理学的专业知识，教会在目前的社会焦点问题上才获得了发言的能力和发言的资格。

今天的世界一方面是全球性的世界社会，同时又有许多深层的分裂，而其中的冲突体现出一些社会伦理问题。基督信仰的救恩信息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效力，才可以公开地替信仰辩护。但这需要一种结合神学原理与社会理论方面的专业知识。基督宗教的伦理学本身是开放和多面讨论的场合，这样反省基督信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虽然天主教社会教导一直到 20 世纪中叶受到一些来自德国的伦理学因素的影响，但在此以后的秩序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和平思想和环保思想接了更多全球性的考虑，而当今的社会伦理学研究需要更进一步地国际化。基督宗教伦理学是世界教会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中争取有科学根基的观点表达的场所，因此它是不可缺少的。

6) 社会伦理学在基督徒合一运动、跨宗教和跨文化对话中的意义

那些涉及一切人的具体伦理问题需要共同的责任感，也需要与来自其他教会传统、其他宗教、其他文化人的沟通，也需要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沟通。在这种语境中，社会伦理学这个学科具有重要贡献，使天主教神学在这些跨教派、跨宗教和跨文化的对话中更有资格、更有发言权。社会伦理学可以在多宗教和多世界观的世界中成为一种桥梁和中介，能联接其他的宗教伦理体系，并能反省自由、正义和共契，这样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信念群体之间成为合作和共同解决问题的促进者。

恰恰在最近几年人们提出一些新的基督徒合一运动的、跨宗教的和能接受多元化的基督宗教伦理学的观点。基督宗教伦理学认为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有互补作用，而恰恰神学的社会伦理学层面能打开一些新的思路，使我们有机会与其他宗教的信徒和无信仰的人达成共识。这样，基督宗教伦理学成为基督徒合一运动的推动力以及成为跨宗教和跨文化合作的积极力量。

7) 对神学系和大学来说，社会伦理学是不可缺少的

尤其在德语地区的大学中，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参与跨学科的研究生院、优秀学生机构、重点研究或跨系院的研究。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在学术界中以特殊的方式代表神学的重要性和创造力。

然而，对神学这个学科来说，社会伦理学也同样有特殊价值。在社会伦理学中，当代的巨大伦理学挑战（参见 *Gaudium et Spes* 《喜悦和希望》）被讨论，而如果教会继续要成为一个赢得人们信赖的机构，就不应该绕过这些重大的议题。这样，基督宗教的社会伦理学代替神学开启一些世俗的问题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神学对当今问题的重要贡献能体现，这样教会参与塑造（世界）社会，并为穷人和边缘人士承担责任。

基督宗教伦理学的结构性问题意识和为此所需要的跨学科社会理论概念与其他神学学科的方法非常不同，与伦理神学的方法也不同。那些愿意谈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环保学和政治哲学问题的社会伦理学家要跨越很多领域，所以对他们的要求非常高。因此，从科学研究的观点来看，伦理神学和社会伦理学之间的学科分类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些学院中，人们已经合并了伦理神学和社会伦理学，这样减少了研究和教学的资源，减少了神学和伦理学的研究能力，但这种作法有反效果，因为我们当今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挑战。

8) 社会伦理学在神学训练中的地位

因为基督信仰要求人们为正义奋斗,为环保承担责任并促进“普遍的博爱”(参见 *Veritatis Gaudium* 《真理的喜悦》,第4条),还要求人们共同克服人们的担忧和需要,一切信徒在社会问题上应该获得知识和一定的资格,尤其那些以陪伴和支持他人信仰的人应该获得这种资格。因此,教会和信徒们需要专业地谈论相关的“社会问题”,这一点为教会很重要,因为教会通过其服务和广义上的“政治”活动在社会中可以为福音那种解放人的信息作证,这样成为更赢得人们的信赖,并成为更显著的团体。社会伦理学这个学科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需要准备那些学习神学的人面对社会秩序的当今问题,这样他们才能良好地完成其后来的职务。

因此,德国主教团的文献“司铎培训规章”(1988年12月1日,2002年3月12日的新版)称“基督宗教社会教导”为天主教神学教育的“不可缺少部分”,并在“波罗尼亚(Bologna)过程中教会对天主教神学教育制度的要求”(2008年7月7日)规定天主教神学的完整课程制度包括一定数量的基督宗教社会伦理的课程。另外,在培养有资格的宗教老师方面,德国的师范学院规定要有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课程,比如参见“教会对宗教老师培训的要求”(2010年9月23日)等文献。

世界教会以特殊的方式强调这个课程的内容和培训计划。这一点很明显,因为在德国研究基督宗教伦理学的博士生中有39%是外国学生(就天主教神学其他学科而言,这个数字是22%)。²另外,世界教会的兴趣也可以从一些跨学科和国际性的合作项目看出,在这些项目中都有社会伦理学的专家参与。因此,这个学科在神学思想的国际化方面有重要贡献,又培养世界教会层面上的一些有资格人员。

9) 总结

一方面,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这个神学学科的种种任务和议题大大增加了,但在另一方面在神学院和神学系中的社会伦理学科的教授位的数目不断减少。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些神学系由于学生人数减少而被关闭或教授位被减少,在那里社会伦理学都处于危险之中。

面对世界上越来越多正义问题、和平问题和持久性问题,教会如果想为人类的将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必须进行深入的社会伦理学研究和有资格的教导。在一个走向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基督徒的责任面对新的条件,并且需要考虑到相关的学科,这样需要在方法和内容上有基本的知识和专业知识,才可以在世俗的多元化的社会中解释基督信仰。如果信仰要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就必须要有社会伦理学方面的资格。基督宗教的社会伦理学是神学的不可缺少的核心部分,因为它是承担责任的当代人士的反省学科。因此,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如果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被保存,比如在德国,而且需要进一步发展它并在体制中预计划这个学科的扩展。

在将来的几年中必须作出决定来计划神学和教会内的社会伦理学的专业性,并确保它在体制内的存在。因此,我们向我们在神学界、大学政治界、主教们、世界教会的代表们以及政治上的负责人发出呼吁,我们希望他们确保和强化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的工作资源和工作条件。

(“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协会”成员大会于2018年3月23日通过的文献)

² 参见 Emunds, Bernhard/Hagedorn, Jonas: Zur Lag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Nachwuchses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Katholischen Theologie (“论说德语的天主教神学界的学术青年”), in: JCSW 58 (2017), 314-403 页, 见 372 页。

代表人物：

Dr. Marianne Heimbach-Steins 教授

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协会发言人

基督宗教社会学科学院 (Institut für Christliche Sozialwissenschaften)

Katholisch-Theologische Fakultät

Universität Münster

Hüfferstr. 27

48149 Münster

Dr. Markus Vogt 教授

“基督宗教社会伦理学”编辑部发言人

Katholisch-Theologische Fakultät

Ludwig-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München

Geschwister Scholl-Platz 1

80539 München